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鐔以賢良

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免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康居次故以為鈔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鐘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鈔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鈔鐘鈔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

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覽其處明所以勝剛強者如此而已矣疑獨註人情之所為好者物不能奪况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為之鋒鈔鐘鈔包裏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清康志聖豪傑為鋒鈔鐘鈔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鬪雞氣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問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覽其處謂問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為劍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劍傲更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劍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見影無曲直擊之無清濁置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眾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驚舞麟振屈伸而鳳鸞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遠近捷捷搏腰領斬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鬪雞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榮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稍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妙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
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屬於盜跖之
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
王終身之好有固其理也夫突鬻髮冠曼
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

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
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
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
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
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
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
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
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
也其言之大矣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
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虞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
曼胡鬚鬚短後不櫛也語難以語相詰難
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
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劍相擊斷鐔劍刃缺
劍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

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
大三統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
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
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
窮九地闢闢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
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
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啟時
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鉤千載豈
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
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
曾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
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
有之伯秀不揜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
之旨申為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
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
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
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
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
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為
固諸侯以賢士為幹庶人恃匹夫之勇
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
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
前又惡保其無損關難之喻卑之甚也

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
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醜
毒身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
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
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
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
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
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
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
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
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
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苑
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手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固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異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速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桴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末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容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